



1	4
1555	
148	

148



門 14
1555
卷 148

西塘集耆舊續聞卷第七

南陽 陳 鶴 錄正

鄉音是處不同惟京師天朝得其正陸德明作釋音韻切亦多浙音司馬溫公論九旗之名與旂相近緩急何以分別小雅庭燎詩言觀其旂左傳龍尾伏辰取號之旂然則此旂當爲芹音耳關中人言清濁之清不改清字丹青之青則爲萋音又以中爲蒸蟲爲塵不知旂本是芹音亦周人語轉如青之言萋也五方言若是者多閩人以高爲歌荆楚人以南爲難荆爲

昭和十九年四月十日

斤文士作歌亦多不悟真宗朝試天德清明賦有聞
士破題云天道如何仰之彌高考官聞人遂中選古今

詩話

荆南進士爲雪詩始用先字後云十二峯巒旋旋添以

添爲天也向敏中鎮長安土人不敢賣蒸餅陳輔之

余聞英華之事舊矣歲在庚辰道出縉雲訪其遺跡得

縉雲令林毅夫贈英華詩集一編考其年代姓名乃

元豐二年一作三年夏五月縣令開封李長卿女也李有

一女慧性過人聞誦詩書皆默記之姿度不凡俄染

痼疾而逝殯於邑之仙巖寺三峯閣李公滿罷因昇
以歸宣和庚子盜起嚴之青溪所過焚燬無遺惟三
峯閣獨存主簿以爲解舍每見女子態貌綽約綠衣
翩躚嘯歌自得命玉虛羽士奏詞終莫能去簿遂移
於寺之浴室故趾別創廨宇遂無所見代者濟南王
傳慶長興與弟傳及內表曹穎偕來館曹於廳治之
束未幾曹神氣恍惚若有所憑一夕吏散庭空月明
曹與女羅觴豆獻酬懽洽巖吏者黎明告於簿簿驚
愕力扣曹曹不可隱具言有女子每夕扣扃而至與

語皆出塵氣象詰其姓氏曰開封李長卿女秀萼其
名英華其字父任邑令隨侍而至偶遇真人授丹砂
辟穀有年身輕於羽蓬萊雖遠一念至則瞬息聞耳
若青城紫府桃源天台吾遊息之所也仙都窈尊特
僑寓爾知子鰥居故來相慰更唱迭和殆無虛日時
長至節傳慶休於中堂空中聞笑語聲王云汝非英
華邪挹而問焉與曹之言無少異自是形迹不祕去
來不時窻壁題染在在可錄王盡室見之不以爲怪
有親陳觀察者挽之從軍將就道英華情不忍釋祖

於黃龍之僧舍與訣曰妾與子緣斷矣念寓簿舍日
子嘗求我辟穀方豈靳而不與者但子宿緣寡淺塵
業未償非仙舉之姿他時當有兵難妾豈能終爲子
依敬授靈香一瓣有急請熱以告常陰有所護不然
亦無如之何也曹公勇爲朔方之行不意獲譴麾下
追惟英華之言欲取所遺香爇之軍行無宿火卒正
法英華詩百餘篇其警句有春日迷懷二絕云三月
園林麗日長落花無語送春忙柳綿不解相思恨也
逐遊蜂過短牆園林簇簇日暉暉白蝶黃蜂自在飛

公子醉眠芳草岸風移花片點春衣

一云落花片又點春衣

云醒酒清風搖竹去催詩小雨過山來又綠髮照波
秧正暖黃雲卧隴麥初成非詩人所易到也其詩無
淒涼悲怨之詞皆豔麗歡愉之語殆亦鬼中之仙耶
若言會生之遇尤異余友人曾亨仲少隨表兄陳夢
良任岳之嘉魚尉秩滿移寓於崔府君祠下館會於
東廡忽一夕聞窗外異香撲鼻微吟云芳心欲割憑
誰訴惟有清風明月知次夜復吟會穴窻視之彷彿
有女子過廡下但見雲鬟斜暉若懶妝之態是夕忽

八與之遇力扣其姓氏不告強絕之乃云妾本府君
之女又問其年若子云年當二八時又問何故懶妝
云對妝慵覽鏡又問荅我一似吟詩云拈筆愛題詩
一日曾往祠下遍閱無女子像貌疑是寓居女恐事
覺欲絕之女云君若見疑可同往乃引至一大府有
童姬百輩候迎於門延至中堂茶湯罷登望月臺羅
列殽饌酒果甚設酬勸浹洽一作歡洽臺旁有碑記其歲
月云無爲子撰會問無爲子是何人云卽妾也酒罷
已五鼓會攜果核歸醉寢其子姪至取其果與之無

異人間者又嘗吟云欲擇純良壻須求才學兒期君
終遠大富貴我皆知曾云何以知之云吾父掌人間
善惡禍福各有簿吾嘗竊視之曾遂扣以前程事云
遇雞年卽發自此每夕寢處如常但神情頗瘁其家
疑爲妖魅所惑力扣之乃以實告郡有孔法師符法
甚靈乃密以狀告孔爲具牒令就城隍司投之且云
今夜若有影兆見報是夕府君從窗外長歎而過有
數獄卒押其女隨後女舉手指曾數其負約翌旦孔
咒符與飲自此遂不至八月郡以祠爲漕試院遂移

寓南草市女子復來自後往來不可禁唱和詩詞盈
軸其家視以爲常亦不復怪來春曾欲試上庠女泣
別曰與君相從許久苦留不住先動必有災前途宜
自謹曾至黃池鎮一夕被寇席捲而去曾狼狽而歸
至中都復丁母艱始驗其言後累舉遇雞年皆不驗
後館於趙大資德老之門至癸酉歲果請浙漕薦年
幾七旬矣女子之言異哉余謂妖魅之惑人未有久
而不斃者獨二子所遇不能爲之害曹果死於兵難
曾雖踳躄不第年逾八袞以壽終余淳熙甲辰初識

曾於臨安郡庠一日乘其醉扣之曾悉以告嘗爲作傳以紀其事矣亨仲乃鄭鑑自明之內表嘗以其事語於伯恭先生士夫聞亦有聞之者偶讀李英華集某以其事正相類因併錄之

溫叔皮云三衢柴翼客滬濱余謁之因談兵火以前湖南一士人過泗州有解太素脈者診之云公來年有官然有病也士子竦然曰當得何病曰有癰疽病士留五日求爲處一方脈者竟不能爲之乃指京師某人者俾訪之士子到京來年果登第求診脈於醫醫

問君所嗜何物荅曰物物皆喫醫曰喫果子否梨正熟有某梨者買二百許每日食畢恣啖之一兩旬復謁醫醫問啖多少梨荅云二百許醫曰可喜今君無事矣然須生瘡旣而三四日閒徧身患大瘡以藥調和其內尋愈出京過泗州見向診脈者問君得官又安樂醫以何藥療君病荅云某不病但生瘡爾醫者詰之乃以食梨事對脈者呼其子設香案望京師而拜曰不可謂世閒無人乃誌其方蓋以梨發散其癰疽之氣變作渾身瘡爾士子及太素脈者忘其姓名

唯記京師醫者是六馬劉家

張文定公年十六發解入京從汴岸日者問休咎日者
曰子來正及時吾嗜酒然術甚高每醉則不能推測
今日偶不飲當爲盡言良久日言之勿怒子更十年
當以三人及第又二年當爲狀元文定大怒日三人
及第豈再魁乎拂衣而去是歲下第後十年始以茂
才異等除校書郎知崑山縣三人恩例也又二年再
舉賢良方正除將作監丞通判睦州狀元恩例也文
定公孫壻曾統云同上

鄭燕公居中達夫開封人少遊上庠登舍選職學事每
休沐常與鄭紳遊紳嘗爲省直官官罷貧不事生產
公每給之一日同至相國寺有日者榜卦肆一卦萬
錢公如其數扣之日者云此命大貴與蔡太師相類
究其詳則拾起卦子不復言矣行數步許語鄭曰汝
試合看鄭笑曰我有萬錢卽登旗亭痛飲決不與此
曹公云吾爲償金強之往日者曰吾每日只推算一
命要看時可預錄下來日見訪二人如期而往日者
默然良久云怪咤這五行又與孟太尉相類公頗不

春香齋雜記卷一
樂而去益公少年馳聲學校意氣方盛得日者言益
喜試以鄭驗其術何從解貴然心懷覬望又語鄭曰
吾二人更各以五千令覆算日者不納論以覆看前
二命乃受曰二命皆大貴先看者將來與蔡太師同
官後看者卻先發大抵相去不遠公復問何時當貴
日者曰若見雪紛紛小時卻來相謝公戲鄭曰術者
道我貴吾今日升舍若登甲科貴亦不難謂汝貴時
恐無此理鄭徐荅曰我亦有少寅緣但不欲言公力
詰之乃曰某自喪偶後有息女甫七歲無人鞠養將

與中貴爲養女聞嘗進入內性極慧黠頗得寵遇恐
異時因此進身未可期某以私告切勿語人公聞之
估估自喜且欲驗日者之言與鄭劇飲而歸後復與
鄭同行忽遇雪下公笑曰日者言雪下時汝當貴鄭
曰今得一杯煖寒足矣望豈及此公因畱外館流連
踰日忽有快行屨至學尋問頗急學臧輩不知公寓
處及歸乃以告公亦驚訝未知何事語未竟復至喜
曰幸得見學士慈德宮鄭押班欲尋其父徧問莫有
知其家者聞常與學士相過公曰少頃須至但貧甚

吾每賜之更竟兩日爲辦些衣服方可去時公新婚
奩具甚厚有銀盃在側持以予之曰謾爲酒資可以
此意覆知押班快行得之殊過望悉以其語達押班
甚德之及鄭入見具言居貧每藉公賙卹誼過手足
鄭自此有居第庖供日豐與公往還情好愈篤及徽
廟登極慈德太后以押班賜上封賢妃未幾爲貴妃
恩寵日盛六宮無出其右政和元年冊后以紳爲樂
平郡王公初擢第任真定教官紹聖初爲太學博士
上卽位遷大宗正丞崇寧閒自禮部郎召試中書舍

人除知樞密以后故也政和三年再知院六年拜少
係太宰兼門下侍郎蔡儋州再入正與之同相日者
之言異哉葛文安公與公之孫爲僚壻嘗語余云
文安公又言某自上元丞滿罷除浙東機幕待次有相
士趨裝衣者謂某曰公面有憂色主服然使得見任
不待終更召爲學官歷清要不出國門至宰相月餘
果喪偶又數月報代者事故到官逾年劉侍郎孝唯
榻前特薦除太學博士及爲給舍時趙來見某合看
兩府誰先入相時趙雄爲樞密相士所言皆不驗豈

其術偶中亦有時而差耶余後讀范蜀公蒙求云張
鄧公嘗謂范公曰某舉進士時與寇萊公遊相國寺
詣一卜肆卜者曰二人皆宰相也既出遇張齊賢王
隨復往卜之卜者大驚曰一日之內而有四人宰相
四人相顧而笑以退因是卜者消聲不復有人問之
卒窮餓以死其後四人皆如其言鄧公欲爲之作傳
因循未能時公已致仕猶能道其姓名今余又忘之
紹興初日者韓操曹谷皆奇術也湯丞相進之史丞相
二公微時嘗往扣之一日調官中都復同往韓偶修

屋無延坐處其家絕云出去韓警者聞其聲而詫之
亟呼曰二相公來豈可不留坐後皆如其言又劉樞
密琪父呂檢詳仲發同訪之時二公已京秩爲幹官
韓云二命皆改秩又指劉後當至樞使呂爲卿監後
劉果爲樞密但非使爾呂爲檢詳直顯謨閣終朝議
大夫亦卿監資序又余同里前輩林僉判元祖省試
已迫期病甚肩輿往扣之韓云今年當第臨試前一
日自愈是歲果第余幼年猶及見之與余言及曹谷
與韓齋名晚年術多差曹丹陽人有士人初薦問省

試得失曹不許云須至免舉年方登第果下省至免
舉復扣之曹又不許士子曰公向年許我免舉登第
何相反邪曹曰若果是曹谷相許但以往日之言爲
據是時命運通利所言無不中今時運不如昔故亦
有時而差爾後果第然則日者之術驗否亦係時運
不專在術邪

西塘集耆舊續聞卷第七

西塘集耆舊續聞卷第八

南陽 陳 錫 錄正

王欽若鄉薦赴闕張僕射齊賢時爲江南漕以書薦於
錢希白易錢時以才名獨步館閣適延一術士以考
休咎不容通謁王跼蹙門下厲聲詬闈人術者遙聞
之謂錢曰不知何人耶若聲形相稱世無此貴者但
恐形不副聲爾願延之使某獲見希白召之冀公單
微遠人神貌竦瘦復贅於頸舉止山野希白蔑視之
術者悚然側目諦視既退術者稽顙興歎曰人中之

貴有此十全者錢戲曰都堂便有此等宰相乎術者
正色曰公何言歟且宰相何時而無此君不作則已
若作則天下富盛而君臣相得至死有慶而無弔不
完者但無子而已錢戲曰他日當陶鑄吾輩乎術者
曰恐不在他日即日可得願公毋忽後希白方爲翰
林學士冀公已真拜

馬尚書亮使淮南時呂許公爲布衣侍其父罷江外縣
令亦至淮甸上書求見馬公一閱知其必貴遂以女
妻之馬公知江寧時陳執中以光祿寺丞經過馬謂

曰寺丞他日必至真宰相令其諸子出拜願以老
夫之故他日得預陶鑄之未曾致堯諫議一日在
李侍郎虛已坐上見晏元獻公公李之壻也時方
奉禮郎曾熟視之曰他日甚貴但老夫不及見子
爲相也

黃朝美云風鑿一事乃昔人甄識人物拔擢賢才之所
急非市井卜相之流用以賈鬻取貲者前世郭林宗
裴行儉又考器識以言臧否余亦粗知大槩嘗與富
文忠論之文忠曰觀子之論多取豐厚若一作是屠

兒飪飪師皆貴矣余復思之大凡相之所先全在神氣與心術更或豐厚其福十全

唐人以格律自拘唯白居易敢易其音於語中如照地

騏音麟袍雪擺胡音騰衫爛干三百六十音譙橋晏殊

嘗評之曰詩人乘俊語當如此用字故晏公與鄭俠

詩云春風不是長來客主張去聲繁華能幾時然杜詩

如此用字亦多將軍只數漢嫖姚漢書音漂鷄而杜

作平聲之類李嘉祐詩云門臨蒼茫經年閉身逐嫖

姚幾日歸又張祐詩洛水暮天橫蒼莽切山落日露

崔嵬東坡詩崢嶸依絕壁蒼茫瞰奔流蒼茫二字古

人用之皆是平聲而此作仄聲又石鼻城詩獨穿暗

月朦朧裏愁渡奔河蒼茫閒亦作仄聲魯直亦多如

此用字

沈存中筆談云治平初一作中杭州南新縣城新民家析

柿木中有上天大國四字予親見之書法類顏真卿

極有筆力其木剖偶當天字中分而天字不破上下

兩畫并一脚皆旁挺出半指許如木中之節以兩木

合之如合契焉是時正中原全盛之時安知有駐蹕

臨安之事此正符中興渡江之兆偏方之地謂之大國而天宇不破乃中興再纂紹鴻圖之讖也莫非前定存中但記其字體之異豈知有後日之事邪

江南保大中浚秦淮得石誌案其刻有大宋乾德四年凡六字他皆磨滅不可識令諸儒參驗乃輔公祐反

江東時年號太祖受命號宋改元乾德江左始衰豈非威靈一作將及而符讖先著邪又劉貢父詩話云

太祖欲改元須古來所未有者宰相以乾德爲請且言前代所無三年正月平蜀有宮人入掖庭者太祖

因閱其鏡奩背有乾德四年大驚曰安得四年所製乎宰相不能對陶穀竇儀奏對曰蜀少主曾有此號太祖歎曰作宰相須是讀書人然二公又不知輔公祐已有此號矣

慶歷七年貝州卒王則叛參政文彥博請行仁宗忻然遣之且曰貝字加文爲敗卿擒賊必矣逾月以捷報聞詔拜平章事改貝爲恩此與真宗幸澶淵院一作尉未捷迎駕上喜以爲必破虜其先兆相類

鳳皇穴在南恩州北甘山壁立千仞有瀑水淙下猿狖

不能至鳳皇巢其土彼人呼爲鳳凰山所食亦蟲魚
遇大風雨或飄墜其雛小者猶如鶴而足差短南人
或取其鶩謂之鳳皇杯古書鳳凰生於丹穴卽南方
也蓋此禽獨出於塵寰之外能遠羅弋其智能遠害
逢時而出也本朝常集清遠合懽樹

臘茶出於福建草茶盛於兩浙兩浙之品日鑄爲上自
景祐已後洪之雙井白芽漸盛近歲製作尤精囊紅
紗不過一二兩以常茶十數斤養之用避暑濕之氣
其品遠出日鑄上魯直與陳季常帖云雙井前所選

乃家園第一如所論一作論不可解竊意似南方士人

觀國爾昔有南方一士人初入都見縣巷燕支鋪羣
婢卽歎息以爲燕趙之絕色及其遊界南北真見妖
麗之姝遂復尋常爾豈曩時所見長鷹爪者初至縣
巷者乎今謾寄數兩大爪然其味乃不甚良也自山
谷品題之後雙井之名蓋著東坡雖欲臣雙井其可
得哉

東坡云唐人煎茶用薑故薛能詩云鹽損添常戒薑宜
著更誇據此則又有用鹽者矣近世有用此二物者

必大笑之然茶之中等者用薑煎信佳也鹽則不可東坡之說如此不知今吳門毘陵京口煎點茶用鹽其來已久卻不曾有用薑者風土嗜好各有不同

范文正公茶詩云黃金碾畔綠塵飛碧玉甌中翠濤起蔡君謨謂公曰今茶絕品者甚白翠綠乃下者爾欲改爲玉塵飛素濤起君謨之說固然然今自頭綱貢茶之外次綱者味亦不甚良不若正焙茶之真者已帶微綠爲佳近日士夫多重安國茶以此遺朝貴而

夸茶不爲重矣唐李泌茶詩旋沫翻成碧玉池亦以碧色爲貴今諸郡產茶去處上品者亦多碧色又不可以槩論

前輩謂伊川嘗見秦少游詞天還知道和天也瘦之句乃曰高高在上豈可以此贖上帝又見晏叔原詞夢魂慣得無拘檢

束

作又踏楊花過謝橋乃曰此鬼語

也蓋少游乃本李長吉天若有情天亦老之意過於媒瀆少游竟死於貶所叔原壽亦不永雖曰有數亦口舌勸淫之過

管寧泛海幾覆舟自言平生一朝科頭三晨晏起其過
在此今人有媿於冥冥之中者其過何止科頭晏起
而已哉東坡云司馬溫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
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爾晁氏客語云怕人知
事莫萌心此與蘇子由云但置一卷歷子日有所爲
皆書之相類

後唐明宗公卿大僚皆唐室舊儒其時進士贄見前輩
各以所業止投一卷至兩卷但於詩賦歌篇古調之
中取其最精者投之行兩卷號曰雙行謂之多矣故

桑魏公維翰只行五首賦李相愚只行五首詩便取
大名以至大位豈必以多爲貴哉裴說補闕只行五
言十九首至來秋復行舊卷人有譏之者乃云只此
十九首苦吟尙未有見知何暇別卷哉余謂國初尙
有唐人之風趙叔靈一作琳誤案叔靈名湘詩名南陽集清獻之祖也

初舉進士主司先題其警句於貢院壁上遂擢第有
詩集數十篇閑雅清淡不作晚唐體自成一家清獻

漕成都日宋祁公鎮益都爲序其詩案叔靈南陽集近有聚珍版本
行世子從宋本嚴陵集復得佚詩五首附錄於此新
定旅館中作云歲月鄉關外溪山暝色中孤城秋閉

雨獨客夜聞鴻病使新髭出貧令舊業空思歸不得
夢欵枕近梧桐江晚望云疊浪浸天青離愁望處
生雨餘孤島暝花落一船橫岸遠紅蘭溼魚狂白鳥
驚無人問行客山寺莫鐘聲莫冬新定郡樓閒望云
江城逢歲莫獨自倚樓臺積雪明孤島微陽在早梅
水搖冰欲泮春近鴈思回故國還如此歸心但暗催
秋晚舟泊桐江云嚴子陵過水自流夕陽無語倚松
舟乍逢風月羞爲客及到溪山識盡秋移樹斷蟬初
過雨立沙孤鴈偶隨鷗鄉心旅
思何人會蘆葦蕭蕭一笛幽

西塘集耆舊續聞卷第八

西塘集耆舊續聞卷第九

南陽 陳 鵠 錄正

夏文莊舉制科對策罷方出殿門遇楊徽之見其年少
遽邀與語曰老夫他則不知唯喜吟詠願句賢良一
篇以卜他日之志公欣然援筆曰殿上袞衣明日月
硯中旗影動龍蛇縱橫禮樂三千字獨對丹墀日未
斜楊公歎服曰真宰相器也此青箱雜記所載又東
軒筆錄與此少異云公舉制科對策廷下有老宦者
前指曰吾聞人多矣視賢良他日必貴求一詩以誌

今日之事因以吳綾手巾展前公乘興題曰簾內衮
衣明黼黻殿中旗旆雜龍蛇縱橫落筆三千字獨對
丹墀日未斜然不若前詩用字之工所謂宦者以吳
綾手巾求詩想必有此至今殿試唱名宦者例求三
名詩但句語少有工者詩亦不足重矣

祖宗朝一時翰苑諸公唱和有上李舍人詩西掖深沈
大帝居紫微西省掌泥書天關啓鑰趨朝後侍史焚
香起草初又黃扉陪漢相彩筆代堯言又和人見賀
分班曉八翔鸞閣直閣旁聯浴鳳池彩筆閒批五色

詔好風時動萬年枝又太 西入鳳池邊 閣凌雲
爲起烟彩筆時批尺一詔直廬深在九重天又內直
詩紫泥初熟詔書成紅藥翻階晝影清屋瓦生烟宮
漏永時聞幽鳥自呼名李昉燕會詩衣惹御香拖瑞
錦筆宣皇澤洒春霖賈黃中青綸輝映輕前古丹地
深嚴隔世塵錢若水日上花梢簾捲後柳遮鈴索雨
晴初楊徽之詔出紫泥封去潤朝回蓮燭賜來香皆
燦然有貴氣

王元之嘗作三黜賦以見志後知制誥忤時相出知黃

州蘇易簡榜下放孫何等進士三百餘人奏曰禹偁
禁林宿儒累爲遷客臣欲令榜下諸生送於郊奏可
之禹偁作詩謝曰綴行相送我何榮老鶴乘軒魏谷
鶯三入承明不知舉看人門下放諸生時交親循時
好惡不敢私近獨竇元賓執手泣於閤門公後以詩
謝之曰惟有南宮竇員外爲余垂淚閤門前權德輿
不由科第知貢舉三年門下諸公繼爲公相以元之
之才不得知貢舉抑命也夫

前輩論藏書畫者多取空名偶傳爲鍾王顧陸之筆見

言爭售此所謂耳鑿又有觀畫以手摸之相傳以謂
鑿隱指者爲佳畫此又在耳鑿之下謂之揣骨聽聲
畫之妙當以神會不可以形器求也此固善於評畫
者然余觀近代酷收古帖者無如米元章識畫者無
如唐彥猷元章廣收六朝筆帖可謂精於書矣然亦
多贗本東坡跋米所收書云畫地爲餅未必似要合
庭兒出饒水山谷和云百家傳本略相似如月行天
見諸水又云拙者竊鈎輒折趾蓋譏之也楊次翁守
丹陽元章過都留數日元章好易他人書畫次翁作

羨以飯之曰今日為君作河豚其實他魚元章疑而不食次翁笑曰公可無疑此贗本爾因以譏之唐彥猷博學好古忽一客攜黃筌梨花卧鵲於花中斂羽合目其態逼真彥猷畜書畫最多取蜀之趙昌唐之崔彛數名畫較之俱不及題曰錦江釣叟筆絹色晦淡酷類唐古一作縑其弟彥範揭圖角絹視之大笑曰黃筌唐末人此乃本朝和買絹印後人矯為之遂還其人以此觀之真贗豈易辨邪世之溺於書畫者雖不失為雅好然亦一癖爾歐陽公有牡丹圖一貓卧

其下人皆莫知一日有客見之曰此必午時牡丹也貓眼至午精細而長至晚則大而圓此亦善於鑒畫者

歐陽公石月屏序云張景山在號州時命治石橋小版一石中有月形石色紫而月白中有樹森然其文黑而枝葉老勁雖世之工於畫者不能為蓋奇物也景山因謫雷以遺子因令善畫工模寫以為圖并書以遺蘇子美其月滿西旁微有不滿處正如十三四時其樹橫生一枝外出皆其實如此不敢增損貴可

信也子美聖俞皆有詩余嘗於赤岸陳文惠裔孫忠
懿家出示余此屏自言文忠公所藏之本其月樹枝
葉與公之序無少異但其圖與石屏微不類爾豈公
所謂世之工於畫者不能爲乎忠懿且求余跋語余
謂歐公方誇此石自云每到月滿時石在暗室光出
簷聖俞則曰曾無纖毫光未若燈照席徒爲頑璞一
片圓溫潤又不如圭璧何貶此石之甚邪雖然此屏
不幸而遇聖俞亦幸而有聖俞則此屏可以長寶而
不爲好事者奪豈願復有歐陽公者出而見之乎

容齋先生語余云唐金城馮贄編雲仙散錄不著出處
皆爲僞撰初無此事予偶得此本退而讀之有張昞
江語人曰學者常想胷次吞雲夢筆頭湧蒼邪溪量
既并包文亦浩瀚殊不知若邪在會稽雲門寺前特
一瀾水耳何得言湧耶以此知其僞明矣觀贄自敘
之文乃是近代人文格亦非唐人之文也世有僞作
東坡注杜詩內有遭用父泥飲篇欲起時被肘云孔
文舉就里人飲夜深而歸家人責其遲曰欲命駕數
被肘工部造詩要妙胷中無國子監書者不可讀其

書此大疎脫處不知國子監能有幾書亦何嘗有此書邪余謂筆頭湧若那溪與胷中無國子監書可謂的對後以語容齋遂其發一笑

僞注贈王巾允維末句云窮愁應有作試誦白頭吟舊注虞卿著白頭吟以人情樂新而厭舊義自明白僞注乃云張跋欲娶妾其妻曰子試誦白頭吟妾當聽之跋慙而止此婦人女子善警戒者也是以白頭吟爲文君事有何干涉往往特引史傳所有之事及東坡已載於筆錄者飾僞亂真其言又皆鄙繆近日有

刊東萊家塾詩武庫如引僞注苦吟詩瘦翠屏晚對眼前無俗物短髮不勝簪日月不相饒獨立萬端憂等事僞作東坡注不知此何傳記耶世俗淺識輩又引其注爲故事用豈不誤後學哉所謂詩武庫者又僞指爲東萊之書也余後觀周少隱竹溪錄云東坡煮豬肉詩有火候足之句乃引雲仙錄火候足之語以爲證然此亦常語何必用事乃知少隱亦誤以此書爲真後來引用者亦不足怪

梅詞漢宮春人皆以爲李漢老作非也乃晁叔用贈王

逐客之作王甫一作甫為翰林權直內宿有宮娥新得

幸仲甫應制賦詞云黃金殿裏燭影雙龍戲勸得官

家真箇醉進酒猶呼萬歲錦裯舞徹涼州君恩與整

搔頭一夜御前宣喚六官多少人愁翌且宣仁太后

聞之語宰相曰豈有館閣儒臣應制作狎詞耶既而

彈章罷然館中同僚相約祖餞及期無一至者獨叔

用一人而已因作梅詞贈別云無情燕子怕春寒輕

失花期正謂此爾又云問玉堂何似茅舍疎籬肯翰

苑之玉堂茗溪叢話卻引唐人詩白玉堂前一樹梅

今朝忽見數枝開謂人閒之玉堂蓋未知此作也又

傷心故人去後零落清詩今之歌者類云冷落不知

用杜子美酬高適詩自從蜀中人日作不意清詩人

零落蓋零字與冷字同音人但見冷字去一點為冷

字遂云冷落不知出此耳王仲父字明之自號為逐

客有冠卿集行於世務

余嘗見本事曲魚遊春木詞云因開汴河得一碑石刻

此詞以為唐人所作云嫩草初抽碧玉簪綠楊輕拂

黃金毬蓋用唐人詩楊柳黃金毬梧桐碧玉枝今人

不知出處乃改作黃金藥或黃金縷又如周美成西河詞賞心東畔淮水今作傷心如此之類甚多

景德中夏英公初授館職時方早秋上多宴後庭酒酣遽命中使詣公索新詞公問上在甚處云在拱宸殿按舞公即抒思立進喜遷鶯日霞散綺月沈鉤簾捲未央樓夜深河漢截天流宮殿鎖清秋瑤階曙金莖露鳳髓香和雲霧三千珠翠擁宸遊水殿按涼州上大悅

熙寧中高麗遣使人貢且求王平甫學士京師題詠有旨令權知開封府元厚之內翰鈔錄以賜厚之自詣平甫求新著平甫以詩戲之曰誰使詩仙來鳳沼欲傳賈客過雞林

王建宮詞百首多言唐禁中事皆史傳小說所不載者往往見於詩如內中數日無呼喚一作傳得滕王峽蝶圖滕王元嬰高帝子新舊唐書皆不著其所能惟名畫錄略言其善畫不云其工峽蝶也唐世一藝之善如公孫大娘舞劍器曹剛琵琶米嘉榮歌皆見唐賢詩句遂知名於當世其時山林田畝潛德隱行君

子不聞於世者多矣而賤工未技得所附託乃垂於不朽蓋各有幸不幸也

晏元獻公文章擅天下尤喜爲詩而多稱引後進一時名士往往出其門聖俞平生所作詩多矣然公獨稱其兩聯云寒魚猶著底白鷺已飛前又絮暖鱖魚繁豉添蓴菜紫魏泰嘗於聖俞處見公自書于簡再三稱賞此二聯疑而問之聖俞曰此非我之極致豈公偶自得意於其閒乎乃知詩人好惡去取不可強同也

元獻嘗問曾明仲云劉禹錫詩有漢西春水鼓紋生此

生字作何意明仲曰作生發一一作之生晏曰非也作

生熟之生語乃健宋景文筆記

趙龍圖師民名重當世而文章之外詩思尤精如麥天晨氣潤槐夏午陰清又曉鶯林外子聲嚶芳草階前一尺長前輩名流所未到也

西塘集耆舊續聞卷第九

西塘集者舊續聞卷第十

南陽 陳 鵠 錄正

東坡論柳子厚詩在淵明下韋蘇州上退之豪放奇險
 則過之而溫麗情深則不及也所貴於枯淡者謂其
 外枯而中膏一作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類是也
 若中邊皆枯淡亦何足道譬如食蜜中邊皆甜人食
 五味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一也
 周少隱云詩人多喜效淵明體者非不多但使淵明
 媿其雄麗耳韋蘇州詩云霜露悴百草時菊獨妍華

物性有如此寒暑其奈何掇英泛濁醪日夕會田家
盡醉茅簷下一生豈在多非惟語似而意亦大似故
東坡論柳子厚詩晚年極似陶淵明知詩病者也詩
之用事當以故為新以俗為雅好奇務新乃詩之病
子厚南遷後詩秋氣集南澗獨遊亭午時清深紆餘
大率類此故謂子厚詩在淵明下蘇州上山谷書柳
子厚詩數篇與王觀復欲知子厚如此學淵明乃能
近之耳如白樂天自云效淵明數十篇終不近也
沈存中云館閣每夜輪校官一人直宿如有故不宿則

虛其夜謂之豁宿故事豁宿不得過四遇豁宿歷名
下書腸肚不安免宿故館閣宿歷相傳謂之害肚歷
余為太學諸生請假出宿前廊置一簿書云感風則
害肚歷可對感風簿

余弱冠客會稽遊許氏園見壁閒有陸放翁題詞云紅
酥手黃藤酒滿城春色宮牆柳東風惡歡情薄一懷
愁緒幾年離索錯錯錯春如舊人空瘦淚痕紅裊鮫
鮫透桃花落閒池閣山盟雖在錦書難託莫莫莫筆
勢飄逸書於沈氏園辛未三月題

案齊東野語云
紹興乙亥歲放

翁先室內琴瑟甚和然不當母夫人意因出之夫婦
之情實不忍離後適南班士名某案齊東野語云改
適同郡宗子士程
家有園館之勝務觀一日至園中去婦聞之遣遺黃
封酒果饌通慙慙公感其情爲賦此詞其婦見而和
之有世情薄人情惡之句惜不得其全闕未幾怏怏
而卒聞者爲之愴然此園後更許氏淳熙閒其壁猶
存好事者以竹木來護之今不復有矣公官南昌日
代還有贈別詞云雨斷西山晚照明悄無人幽夢自
驚說道去多時也到如今真箇是行遠山已是無心

畫小樓空斜掩繡屏你喙早收心呵趁劉郎雙鬢未
星又閒居三山日方務德帥紹興攜妓訪之公有詞
云三山山下閒居士巾履蕭然小醉閒眠風引飛花
落釣船二詞並不載於集南渡初南班宗子寓居會
稽爲近屬士家最盛園亭甲於浙東一時坐客皆騷
人墨客陸子逸實預焉士有侍姬盼盼者色藝殊絕
公每屬意焉一日宴客偶睡不預捧觴之列陸因問
之士卽呼至其枕痕猶在臉公爲賦瑞鶴仙有臉霞
紅印枕之句一時盛傳之逮今爲雅唱後盼盼亦歸

陸氏二陸兄弟俱有時名子逸詞勝而詩不及其弟
秦垣以狀元及第李文肅公邴賀秦相一經教子素欽
丞相之賢累月管兒敢起鄰翁之羨秦甚喜浮溪賀
啟三年而奉詔策固南宮進士之所同一舉而首儒
科乃東閣郎君之未有雖迫於典故姑令王勃以居
前而結此眷知行見魯公之拜後或以爲譏刺用是
得謫文肅賀除大師啟云推赤心於腹中君旣同於
光武有大勳於天下相自比於姬公秦以爲譏已荅
云君旣同於光武仰歸美報上之誠相自比於姬公

其敢犯貪天之戒文肅得之不能不恐然亦終不加
害也

徐淵子賀謝相深甫二子登科啟云三槐正位八簪袞
繡之榮雙桂聯芳天發階庭之秀出則告辰猷於虎
拜稽手之際入則訓義方於鯉趨過庭之時滄海珠
胎發爲朝采藍田玉種積有夜光又云雖官爵乃公家
之自有而世科豈人力之能爲謝以爲譏已亦不樂之
本朝狀元多同歲但數問術者無從曉之爾徐爽梁固
皆生於乙酉王會張師德皆生於戊寅呂溱楊宣皆

生於甲寅賈黯鄭獬皆生於壬戌彭汝礪許安世皆
生於辛巳陳堯佐王整皆生於庚午

翰林王公洙修撰錢公延年俱以丁酉八月丑時生王

十九日錢二十日錢以嘉祐二年

案稗海刻青箱
雜記作六年

六

月卒時王公已病或謂王公起於寒素早歲蹇剝庶
可以免災侍郎掌公曰錢雖少年榮進晚節滯留王
雖早歲奇蹇晚節遷擢長短比折禍福適均王公竟
不起王端明素盧太尉政俱以丁未八月二十四日
辰時生而王出於貴胄盧起於軍伍王卒於邊藩盧

薨於殿帥事皆略同亦可怪也但盧之壽考有過於

王得非以少年微賤耶

青箱
雜記

劉貢父王介

一有甫字下
文亦祇作介

同為考試官因忿爭介以惡

語侵放放不與較遂皆贖金中丞呂公著意不樂放
以為議罪太輕遂奪主判放謝表曰曠弩射市薄命
難逃飄瓦在前忤心不校又曰在矢人之術惟恐不
傷而田主之牛奪之已甚然左傳蹊人之田而奪之
牛木無主字語又俗惟恐不傷是全句已甚字外來
蓋云在傷人之矢惟恐不深而蹊田之牛奪之已甚

方停勻貢父工於四六者豈不知蓋出於一時之憤
氣不暇精思爾熙寧初張扶侍郎以二府初成以詩
賀王介甫公和曰功謝蕭規漸漢第恩從隗始說燕
臺陸農師曰蕭規曹隨高帝論功蕭何第一而請從
隗始初無恩字公笑曰韓退之鬪雞聯句感恩隗始
若無據豈當對功字觀此則二公之文章優劣可知
矣

唐劉鄴特賜進士第韋岫賀之曰三十浮名每科皆有
九重知己曠代所無

進士褚載投贄於蘇威侍郎有數字犯諱謝啟曰曹興
之圖畫雖精終慚誤點殷浩之兢持太過翻達空田
國史補云元和之後文章學奇於韓愈學澀於樊宗師
歌行則學矯激於孟郊學淺於白居易學淫靡於元
稹俱名元和體大抵天寶之風尚黨大歷之風尚浮
正元之風尚蕩元和之風尚怪也

魯直書王元之竹樓記後或傳云王荆公稱竹樓記勝
歐陽公醉翁亭記或曰此非荆公之言也某謂出此
言未失荆公評文章常先體制而後論文之工拙蓋

嘗觀子瞻醉白堂記戲曰文詞雖極工然不是醉白
堂記乃是韓白優劣論耳以此考之優竹樓而劣醉
翁記是荆言無疑也

案以上全是黃書後語似當連下為一則以各本俱分為二姑

仍

東坡云永叔作醉翁亭記其辭玩易蓋戲云耳又不自
以為奇特也而妄庸者乃作水叔語云平生為此文
最得意又云吾不能為退之畫記退之亦不能為吾
醉翁亭記此又大妄也陳後山云退之作記記其事
爾今之記乃論也少游謂醉翁亭記亦用賦體余謂

文忠公此記之作語意新奇一時膾炙人口莫不傳
誦蓋用杜牧阿房賦體遊戲於文者也但以記其名
醉為號耳富文忠公嘗寄公詩云滁州太守文章公
謫官來此稱醉翁醉翁醉道不醉酒陶然豈有遷客
容公年四十號翁早有德亦與耆年同又云意古直
出茫昧始氣象一吐閭閻風蓋謂公寓意於此故以
為出茫昧始前此未有此作也不然公豈不知記體
耶觀二公之論則優竹樓而劣醉翁亭記必非荆公
之言也

劉昌言太宗時爲起居郎善摺闔以迎主意未幾以諫
議知密院一旦上眷忽解曰劉某奏對皆操南音朕
理會一字不得雖是君臣隆替有限亦是摺闔之術
窮矣

王嗣宗太祖時以魁甲登第多歷外郡晚方八朝真宗
時爲副樞以老辭位真宗遽止之嗣宗曰臣力不任
矣但恨天眼遲開二十

蔡忠懷公持正爲某州司理日韓康公宣撫陝右河東
道出其境太守具宴委蔡撰樂語口號一聯云文價

早歸唐吏部將壇今拜漢淮陰康公極喜請相見觀
其人物高爽議論不凡謂羣將曰蔡司理非池中物
因相與薦之改秩已而薦與弟持國時持國知開封
府初置八廂乃辟爲都廂暇日相見頗加禮接後已
舉爲府曹持國既入翰苑劉彥一作庠尹京趨上幕府
堦墀持正獨否劉大怒奏聞得旨取勘持正不答乞
移棘寺乃俱狀云京朝官者令無堦墀蓋太宗真宗
爲牧時講此禮今輦轂之下比肩事主雖故事不可
用而開封府尚仍舊例未當大理卿求對特袖蔡所

供呈奏裕陵喜曰蔡確知典故何得作幕府可除館
職到館復進百官圖識者云此生看看看待作宰相久
之果然故元祐新州之貶程顥有憂色蓋憂其已甚
也

熙寧六年有司言日當食四月朔上為徹膳避殿一夕
微雨明日不見日食是日有皇子之慶百官入賀蔡
持正為樞副獻詩前四句曰昨日薰風八舜韶君王
未御正衙朝陽輝已得前星助陰沴潛隨夜雨消其
敘四月一日遊殿皇子慶誕雲陰不見日食四句盡

之當時無能過之者

西塘集著舊續聞署曰南陽陳鵠錄正鵠宋南
渡後人其行事無可考見目錄正其字耶抑就正
之義耶曰續聞似前有一書矣曰西塘集始其別
集之一耶抑西塘為所居而是書輯錄於其地耶
攷第七卷云余淳熙甲辰識會於臨安郡庠第六
卷云余乙亥歲為滌教以其時考之則寧宗嘉定
八年也是鵠為孝廟時人而仕於寧宗朝其蹤跡
略可彷彿然書中採錄諸家論說例注所引書於

卜傳鈔輾轉多所脫漏則此二條爲鵠自述爲錄
他人之文蓋不可識別矣子家所藏凡兩本又借
歸安丁小山杰吳郡吳枚菴翌鳳兩家鈔本參互
讎比稍稍可讀刊梓以貽藏書家日力爲不虛費
矣乾隆癸丑十月朔日歙鮑廷博識於柳塘寓舍

西塘集耆舊續聞卷第十

山房隨筆

山房隨筆

山房隨筆

全愚 蔣 正子 平仲

辛稼軒帥浙東時晦菴南軒任倉憲使劉改之欲見辛
不納二公為之地云某日公燕至後筵便坐君可來門
者不納但喧爭之必可入既而改之如所教門外果誼
譁辛問故門者以告辛怒甚二公因言改之豪傑也善
賦詩可試納之改之至長揖公問能詩乎曰能時方進
羊腰腎羹辛命賦之改之對寒甚欲乞卮酒酒罷乞韻
時飲酒手顫餘瀝流於懷因以流字為韻即吟云拔毫

已付管城子爛首曾封關內侯死後不知身外物也隨
樽酒伴風流幸大喜命共嘗此羹終席而去厚饒焉席
散南軒邀至公屏置酒語之曰先君魏公一生公忠爲
國功厄於命來挽者竟無一篇得此意願君有作以發
幽潛改之卽賦一絕云背水未成韓信陣明星已隕武
侯軍平生一點不平氣化作祝融峰上雲南軒爲之墮
淚今龍洲集中不見此二詩豈遺之邪又云稼軒守京
口時大雪帥寮佐登多景樓改之敝衣曳履而前辛令
賦雪以難字爲韻卽吟云功名有分平吳易貧賤無交

訪載難自此莫逆云

李公山節汾州人也端平中朱湛盧復之使北展觀八
陵引李與王仲偕南李初任鄉郡節制司幹官後任西
山倅時正倅陳三嶼松龍會寮友於多景樓賞楊妃菊
令諸妓各持紙筆侍衆官請詩李白江下後至酒一行起
背手數步吟云命委馬嵬坡昨泥驚魂飛上傲霜枝西
風落日東籬下薄倖三郎知不知辭至精切或至閣筆
西山張倅芸窗有繡養娘者命蒼頭遞一羅帕與館人
劉啟之童偶遺之於地芸窗責劉卽遣去劉作詩謝張

云夜深搥鼓醉紅裙半世侯門孰稔聞自是東隣窺宋
玉非關司馬挑文君蒼頭誤送香羅帕箋舌翻成貝錦
文幸賴老成持定力一帆安穩過溪雲

李邦美過句容之村鄉見酒肆粉壁明潔題云青裙白
面鬪挑菜茅舍竹籬疎見梅未及後聯店翁怒曰我以
此壁為人塗汚方一新之今爾又作俑也遂不書有客
續至問翁翁悔之一日李再過之翁請足成李笑取筆
書云春事隔年無信息一聲啼鳥喚將來往來知音皆
愛之

寶祐甲寅江東孝虎有司行禮禮之典青詞末聯云雖
曰寅年之足或有數存去其乙字之威尚祈神力益古
詩有寅年足虎狼之句傳謂虎威如乙字對屬甚切
京口韓香除夜請客作桃符云有客如擒虎無錢請退
之以其姓為對也

直北某州有道君題壁一詩云徹夜西風撼破扉蕭條
孤館一燈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斷天南無鴈飛
會聞海上鐵斗膽猶見雲中金甲神乃陸樞密君實挽
張鄧州世傑詩也張公擁德祐景祥炎興於海上各擁

兵南北岸一夕大風雨皆不利張舟覆而藁盈且獲屍
棺燼焚化其膽如斗大而焚不化諸軍感慟忽雲中見
金甲神人且云今天亡我關係不輕後身當出恢復矣
此詩全篇不傳忠義英烈雖亡尤耿耿也

僧本真號月湖半願賦吳門上元云村翁看了上元歸
正是西樓月落時誘道官衙好燈火不知渾點爾膏脂
微聞於郡守吳退菴遂命住虎丘寺

有刺夏金吾貴云節樓高聳與雲平通國誰能有此榮
一語淮西聞養老三更江上便抽兵不因賣國謀先定

何事勤王詔不行縱有虎符高一丈到頭難免賊臣名
人謂北兵既至許貴以淮西一道與之養老故賊兵不
戰然宋當國者處置失宜方詔貴及其子松上流策應
又知正陽失利松已死不能無憾又俾受孫虎臣節制
乃大不樂本無戰心況秋壑退師數十萬衆一鼓而潰
夏雖勇健亦何爲哉

京口天慶觀主聶碧窗江西人嘗爲龍翔宮書記北朝
赦至感而有詩云乾坤殺氣正沈沈又聽燕臺降德音
萬口盡傳新詔好四朝誰念舊恩深分茅列土將軍志

問舍求田父老心麗正押班猶昨日小臣無語淚沾襟
又哀被虜婦云當年結髮在深閨豈料人生有別離到
底不知因色誤馬前猶是買臙脂又詠北婦云雙柳垂
肩別樣梳醉來馬上倩人扶江南有眼何曾見爭捲珠
簾看回姑觀中有趙太祖真容北來者見必拜竊因題
其上云鳳表龍姿儼若新一回展卷一傷神天顏亦怪
君非虜河北山東總舊臣

梁棟隆吉題茅峯云杖藜絕頂窮追尋青山世 開嶠
嶽碧雲遮斷天外眼春風吹老人閒心大君升天寶劍

化小龍入海明珠沈何人更守元帝鼎有客欲問秦王
金顛崖誰念受辛苦古洞未易尋幽深神光不破黑暗
惱山鬼空作離騷吟安得長松撐日月華陽世界收層
陰長笑一聲下山去草木爲我留清音隆吉以戊辰登
科任仁和尉老依元符宮宗師許道杞許甚禮之且賙
其家梁好嘲罵衆道士惡之遂賤此詩告官以譏時逮
捕金陵備嘗楚卒得免亦終不偶而殂

吳履齋開慶之變再入相四明士子上詩來則非邪抑
是邪綠隄何必更行沙瑟當調處難膠柱碁到危時見

作家公論有誰能著脚事機至此轉螯牙不如疊嶂雙
溪下行對青山坐看花言者附賈似道描畫彈劾貶循
州而殂饒州士熊某嘲之云近來西北又干戈獨立斜
陽感慨多雷爲元城驅劫火天胡丁謂活鯨波九原誰
起先生死萬世其如公論何道過雕峯休插竹想逢宗
老續長歌菊巖季苾祭以文曰潞公不能不疎濶公不
能不毀趙忠簡不能不遷寇萊公不能不死爾民無福
豈天奪之我士無祿豈天厭之嗚呼後世而無先生者
乎孰能志之後世而有先生者乎孰能待之

永嘉余德鄰宗文與聶碧窗弈棋余屢北有賣地仙丹
者國手也余呼之至給聶云某有僕能棋欲試數著不
敢聶俾對枰連敗數局余自內以片紙書十字可憐道
士碧不識地仙丹聶大笑曰吾固疑其不凡

三山林觀過年七歲嬉游市中以鬻詩自命或戲令詠
轉矢氣云視之不見名曰希聽之不聞名曰夷不啻若
自其口出入皆掩鼻而過之林曾試神童科不甚達
三衢畱中齋甲辰大魁文山宋瑞丙辰大魁中齋作相
身享富貴三十年仕北爲尚書文山纔登第丁父憂仕

塗亦坎壈乙亥糾義兵勤王終以罔功患難中倚之爲
重雖名爲相黃扉之貴萬鍾之奉無有也江西羅壺秋
詩云嚙雪蘇郎受苦辛庾公老作北朝臣當年龍首黃
扉客猶是衡門一樣人中齋物色將羅織之亟歸而免
薛制機言有賀自長沙移鎮南昌者啟云夜醉長沙曉
行湘水難教檣燕之留杜詩朝飛南浦暮捲西山來聽佩
鸞之舞王勃又有賀除直祕閣依舊松江制置司幹辦公
事云望玉宇瓊樓之邃何似人間從綸巾羽扇之游依
然江表上巳請客云三月三日長安水邊多麗人一詠

一觴會稽山陰修禊事又云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
難并崇山峻嶺茂林脩竹羣賢畢至姚橘洲尹臨安時
吳履齋拜相姚語諸客作啟賀之商量起句彭晉叟云
轉鴻鈞運紫極萬化一新自龍首到黃扉百年幾見
陳雲屋嘲翟兄之姓云失足如何躍無光耀不成若非
身倚木爲權亦難行時翟館水南楊氏蓋嘲其倚楊也
莫兩山傷丁氏故基題一絕於太虛堂疎雨斑斑灑葉
舟前山喚客作清游芳華消歇春歸後野草荒田一片
愁文木心典淮郡蕭條之甚謝賈相啟中云人家如破

寺十室九空太守若頭陀兩粥一飯

蔣復軒鑷白髮詩云勸君休鑷鬢毛斑鬢到斑時已自
難多少朱門少年子業風吹上北邙山
杜氏婦作北行詩江淮幼女別鄉間一似昭君遠嫁胡
默默一身離故國區區千里逐狂夫慵拈簫管吹羌曲
懶繫羅裙舞鷓鴣多少眼前悲泣事不如花柳舊江都
此等多有戲作題之驛亭以為美談

許平仲衡學問文藝為世所尊稱為夫子人目為許先
生養志不仕有辭召命詩云一天雷雨誠堪畏千載風

雲漫企思留取閑身臥田舍靜看蝴蝶挂蛛絲可以觀

其志矣一號魯齋

張文簡雪詩銀簷不雨溜常滴玉樹無風花自開其家
集不收

盧梅坡詠梅開一花詩云昨夜花神有底忙先教踏白
八南邦冷將雙眼窺春破肯把孤心受雪降樊弟得兄
呼最長竹君取友歎無雙試於月夜窗前看一在枝頭
一在窗

杜善甫山東名士工詩文不屑仕進游巖相之門巖廼

濟南望族善甫爲所敬重一日讒者聞之情分浸乖杜
謝以詩云高臥東窗興已成簾鉤無復挂冠聲十年恩
愛淪肌髓只說嚴家好弟兄嚴悟非其過款密如初時
有掌兵官遠戍於外其妻宴客笙歌終夕善甫詩曰高
燒銀燭照雲鬟沸耳笙歌徹夜闌不念征西人萬里玉
關霜重鐵衣寒聞者快之有薦之於朝遂召之表謝不
赴中二聯云俾獻言於乞言之際敢盡其忠若求仕於
致仁之年恐無此理不能爲白居易漫法香山居士之
名惟願學陸龜蒙拜賜江湖散人之號予分教溧陽一

淮士過求宿學舍士游山東甚久爲余道其辭甚多僅

記此

楊煥然號關西夫子題孔子廟會見春風入杏壇奎文
閣上獨凭欄淵源自古尊洙泗祖述何人似孟韓竹簡
不隨秦火冷楛林高倚魯城寒漂零蹤跡千年後無分
東家寄一簞又党懷英詩魯國遺蹤墮渺茫獨餘林廟
壓城荒梅梁分曙霞棲影松牖回春月駐光老檜曾霜
周雨露斷碑猶是漢文章不須更問傳家久秦岱參天
汶泗長党承安閒人工篆書嘗作杏壇二字刻於祖庭

翟惠父詠鬼門關盤盤重險歷三塗慘慘陰靈怖萬夫
青海戰魂來守鑰黃塵行客過張弧西風古道悲羸馬
落日荒山嘯老狐年少文人今白首小昌休苦笑椰榆
惠父北人小昌商刻小絹

閻子靜復至元開翰林學士後廉訪浙西有梅杖詩云
揀盡西湖萬玉柯春風入手重摩挲較量龍竹能香否
比竝鳩藤柰白何聲破夢寒霜滿戶影隨詩瘦月橫坡
只知功到調羹盡不道扶顛力更多

元遺山好問裕之北方文雄也其妹爲女冠文而豔張

平章當揆欲娶之使人囑裕之辭以可否在妹以爲可
則可張喜自往訪覘其所向至則方自手補天花板輟
而迎之張詢近日所作應聲荅曰補天手段暫施張不
許纖塵落畫堂寄語新來雙燕子移巢別處覓雕梁張
悚然而出

劉山翁汝進漫塘幼子學問宏深文字典雅與客九日
遊龍山以塵世難逢開口笑分韻翁得口字云縱步龍
山顛放舟龍蕩口羣然鴈鷺行雜之牛馬走我拙不能
詩我病不飲酒試問賞花人還有菊花否衆服其工諸

信齋誦此

金國南遷後國浸弱不支又遷睢陽某后不可播遷寧
死於汴元遺山曰羅綺深宮二十年更持桃李向誰妍
人生只合梁園死金水河頭好墓田

至元戊寅己卯閒有董恢者江陵人後居太原任丁角
酒稅副使傲屋以居詩云白髮蒼頭一腐儒行無轍跡
住無廬鄧林萬頃青青木肯爲鷓鴣借一株又翠閣朱
樓鎖掩扉尋巢燕子不能歸落花吹泥東風雨遶遍芳
簷無處依

漫塘先生與客燕坐指窗外櫻桃唯一實其以爲笑忽
一客來訪自言能詩因命賦之云燒丹道士藥爐空枉
費先生九轉功一粒丹砂尋不見曉來枝上弄春風衆
咸喜之

周芝田浙人浪跡江湖道冠楚服詩酒諧笑略無拘檢
亦時出小戲以悅人而不知其能琴與詩也遇琴則一
彈適興則吟一二句而不終篇嘗賦石上雨竹云淋漓
滿腹藏春雨突兀半拳生曉雲亦自可人又草香花落
後雲黑雨來時琴詩云膝上橫陳玉一枝此音唯獨此

心知夜深斷送鶴先睡彈到空山月落時
遨溪張復題雨竹圖云涓涓而淨森森而立孟宗何之
淚痕猶溼風竹圖云可屈者氣不屈者節故人之來盡
掃秋月皆有思致

趙靜齋淮被執於溧陽豐登莊至北府辭家廟云祖父
有功王室德澤霑及子孫今淮計窮被執誓以一死報
君刀鋸置之不問萬折忠義常存急告先靈速引庶幾
不辱家門卽登棹船發至瓜洲被刑無有敢埋其屍者
有一寵姬在焦僉省處此姬啟僉省云趙四知府今日

已死矣妾元是他婢子望相公以妾之故許妾將屍焚
化也是相公一段陰隲事焦許之乃作一棺焚之又啟
收骨撒之於水亦從之遂以裙盛骨殖到江邊大慟投
江而死又聞其孫享祭靜齋降筆云生居四代將門家
不幸遭逢被虜拏死在瓜洲無葬地幽魂夜夜到長沙
其兄冰壺潛自京口遷金陵北兵至棄城而遁南徙不
返死葬海旁山上

吳門有吏娶一娼燕客歌舞徹旦明日犯事決配九江
與婦泣別登舟盧梅坡詩云昨夜笙歌燕畫樓明朝揮

淚送行舟當初嫁作商人婦無此江頭一段愁

一戶曹之妻與太守有私府學一士子知其事戶曹任滿將去守招其夫婦飲士子作祝英臺近付妓令歌之掩琵琶臨別語把酒淚如洗似恁春時倉卒去何意牡丹恰則開園荼蘼廝勾便下得一帆千里好無謂復道明日行呵如何戀得你一葉船兒休要更沈醉後梅子青時楊花飛絮側耳聽喜鵲哩守與此婦俱墮淚其夫不悟

靈隱寺主僧元肇號淮海寺有松大數十圍史相當轉

遣人伐松松與月波亭相對僧作詩云大夫去作棟梁材無復清陰覆綠苔惆悵月波亭上望夜深惟見鶴歸來

穆陵在御閭貴妃父良臣起香火功德院欲勝靈竺乃伐鄰松供屋材僧作詩曰不為栽松種茯苓祇緣山色四時青老僧不惜攜將去畱與西湖作畫屏詩徹於上遂命勿伐又山中有寺基久圯勢家規其地營葬僧亦有詩刺之一定空山已有年不須惆悵起頽磚道旁多少麒麟冢轉眼無人送紙錢遂不復取

吉州羅西林集近詩刊一士囊詩及門一童橫臥榻閒
閒良久喚童起曰將見汝主人求刊詩童曰請先與我
一觀我以為可則為公達客怪之曰汝欲觀吾詩汝必
能吟請賦一詩當示汝童請題客曰但以汝適來睡起
搔首意為之童即吟曰夢跨青鸞上碧虛不知身世是
華胥起來搔首渾無事啼鳥一聲春雨餘客駭伏同入
見西林款之數日取其菊詩云不逐春風桃李妍秋風
收拾短籬邊如何枝上金無數不與淵明當酒錢童子
羅之子也

南康建昌縣有神童山每大比試童子至百人七取其
一有鄧文龍年八歲穎出諸童子右方岳巨山守南康
欲祝為子父謂之曰汝子所鍾愛太守固欲祝汝將若
何文龍曰第許之巨山一日招諸名士如馮紫山深居
兄弟者而鄧父子與焉席上太守及諸公祇服褶子文
龍以綠袍居座末坐定供茶文龍故以托子墮地諸公
戲以失禮文龍曰先生袂衣學生落托衆為一笑酒酣
巨山戲曰口紅衣綠如鸚鵡文龍應曰頭白形鳥似老
鴉又令賦君子竹即詠曰蕭灑子猷宅平將風月分兩

軒渾似我一日可無君衆異之後易名元觀年十五領
鄉薦登上第

僧德豐三山人有重陽詩云戰盡今秋見太平西風多
作北風聲不吹烏帽吹氈帽籬下黃花笑不成鍾山長
老舉以自代蒼云耿耿孤吟對古梅忽傳軍將送書來
倚崖枯木摧殘甚盧負陽和到一回竟不赴

賈秋壑敗師亡國後有人刺以詩曰深院無人草已荒
漆屏金字尚輝煌祇知事去身空去豈料家亡國亦亡
理考發身端有自鄭人應夢果何祥臥龍不肯留渠住

空使晴光滿畫牆又云事到窮時計亦窮此行難倚鄂
州功木綿菴上千年恨秋壑堂中一夢空石砌苔稠猿
步月松庭葉落鳥呼風客來未用多惆悵試向吳山望
故宮又傷西樓詩云檀版歌殘陌上花過牆荆棘刺簷
牙指麾已失鐵如意賜予寧存玉薛邪破屋春歸無主
燕壤池雨產在官蛙木絲菴外尤愁絕月黑夜深聞鬼
車有人和云榮華富貴等浮花簪力難爲國爪牙漢世
祇知光擁立唐朝誰識杞姦邪綺羅化作春風蝶絃管
翻成夜雨蛙縱有清漳人百死碧天難挽紫雲車秋壑

出處本末自有知者茲不書

秋壑在朝有術者言平章不利姓鄭之人因此每有此姓爲官者多困抑之武學生鄭虎臣登科輒以罪配之後遇赦得還秋壑喪師陳靜觀諸公欲置之死地遂尋其平日極仇者監押虎臣遂請身爲之乃假以武功大夫押其行虎臣一路凌辱至漳州木縣菴病泄瀉踞虎子欲絕虎臣知其服腦子求死乃云好教作只恁地死遂趨數下而殂

庚申履齋吳相循州安置以賈似道私憾之故未幾除

承節郎劉宗申知循州劉江湖士專以口舌嚇迫當路要人貨賄官爵士大夫畏其口姑厚餽彌縫之其得官亦由此守循之除似道欲其殺吳相宗申至郡所以拮據履齋者無所不至隨行吏僕以次病亡或謂置毒所居井中故飲水者皆患足軟而死履齋亦不免似道遭鄭虎臣之辱其時趙介如守漳賈門下客也宴虎臣於公舍介如欲客似道似道不可以讓虎臣口口稱天使惟謹虎臣不讓似道遂坐於下介如察其有殺賈意命館人啟鄭且以辭挑之於時似道衣服飲食皆爲鄭減

抑介如作錦衣等餽之見其行李輜重令載寄其處伺
得命放回日取之其館人語鄭云天使今日押練使至
此度必無生理曷若令速殞免受

云便是

這物事受得這苦欲死而不死未幾遂殞趙往哭鄭不
許趙固爭鄭怒云汝欲檢我耶趙云汝也宜得一檢然
未如之何趙經紀棺斂且致祭其辭云嗚呼履齋死循
死於宗申先生死閩死於虎臣嗚呼云云祇此四句然
哀激之悃無往不復之微意悉寓其中季一山閉爲郡
學正爲予道之

季一山開商刻開作闢

似道敗後有題其養樂園曰老壑曾居葛嶺西游人誰
敢問蘇堤勢將覆餗不回首事到出師方噬臍廢圃久
無人作主敗垣唯有客畱題算來祇有孤山耐依舊梅
花片月低養樂者以其奉母而樂也其賜第正在蘇堤
葛嶺孤山之近游人常盛自賈據此有游騎過其門必
爲偵事者察報每爲所羅織有官者被黜有財者被禍
逮世變而後已有人題葛嶺三詩云當年誰敢此經過
相國門前衛士多諸葛功名猶未滿周公事業竟如何
雕梁雨蠹藏狐鼠花礎雲蒸長薜蘿萬死莫酬亡國恨

空留遺跡在山阿又云樓臺突兀妓成圍正是襄樊失
援時王氣暗隨檀版歇江聲流入玉簫悲姓名不在功
臣傳家廟徒存御賜碑誤國誤民還自誤滿庭秋草露
垂垂

右山房隨筆元蔣正子平仲著明初寫本較商氏稗
海所刊殊勝開卷平仲二字自本所脫也中如党
懷英孔子廟詩末句泰岱參天汶泗長誤汶泗為汾
水相去不啻千里矣梅梁松牖一聯證以石刻亦此
本為是聶碧窗北婦詩云江南有眼何曾見爭捲珠

簾看鷓鴣初不解其旨及檢此本則鷓鴣為固始由
校者不知固始為婦人冠名妄易鷓鴣以越韻耳題
趙太祖眞容河北山東總舊臣誤臣字為君字則竝
上新神之韻不押矣大抵稗海中一無佳刻其閒如
趙德麟侯鯖錄周輝清波雜誌王闢之澠水燕譚錄
張邦基墨莊漫錄方勺泊宅編之類脫謬尤甚吾家
藏本俱極完整惜未能一一刊正以還舊觀閒窗展
翫有撫几太息而已乾隆戊申二月上浣知不足齋

書

